

## 浦海从军记

□陆汉洲

芬芳  
一叶

1969年冬,和我一起入伍的战友、启东市建新中学原校长浦海的从军之路,可谓跌宕起伏、非同寻常。

1966年春,是浦海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的开学季,解放军空军飞行学院前来浦海就读的启东中学招收飞行员。浦海一路过关斩将,直达主检室。体检中,有好几个项目至今记忆犹新:一个项目是转椅。那时候游戏玩具极少,小学时的溜滑梯;初中时饭桌上打乒乓、单双杠;高中时的篮球等已让那些学生流连忘返。转椅是浦海第一次接触,他被转得七歪八倒,还兴奋异常。还有一个项目是测验双眼视力是否均衡,在三四米开外有两根竖立的筷子用线牵着,让被测试者双手牵线前后调节,当自认为两根筷子处于距离双眼相同长度时即停下。最后到主检室由主检医生测试,一个主检老军医让浦海只穿短裤平躺在床上,用一个带有小绒毛的东西在他全身接触或不接触,问他有没有感觉到,目的大概是测试他身体对细微接触是否敏感。原以为主检室出来应该顺利成章通过体检了,未曾想还有一个项目没有测试,就是瞳孔放大测试,先是点药水把瞳孔放大,然后用放大镜观察眼底,最后说是他因为一只眼睛的上半部有斑点而被淘汰。于是,浦海第一次从军梦未能如愿。

1966年5月,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前来启东中学招生,两个英语班各选四五名学生到南通去体检,浦海亦在其中。那时交通不便,当天不能回到启东。通常,只要参加高考,就能顺利进入“二军大海医系”。未料,如潮涌来的“文革”风暴将他的第二次从军梦又一次粉碎了。

1968年春季征兵,浦海他们这届高三学生还滞留在学校。浦海积极报名参加入伍体检,未曾想医生说他有一灰指甲,导致体检不合格。浦海的第三次从军梦便被这只并不起眼的灰指甲碾碎了。

转眼间,浦海回乡务农半年有余。1969年春季又开始征兵了,启西区体检安排在久隆镇医院,主检医生是北新镇医院的周院长。周院长说他是平脚底,不能入伍。由于接兵部队首长特别想要他,几天后,北新镇人武部让浦海去复检,结果周院长仍坚持说他是平脚底而未获通过。其实,浦海根本不是什么平脚底,而是长时间不间断步行长了老茧的缘故(1966年10月底,浦海曾和几个同学步行数千里串联到北京而磨出的老茧)。浦海家距北新镇医院不到200米,但和这位周院长并不熟识,也无什么个人恩怨。因此,绝不是这位周院长故意为难,大概是他原则性比较强。

1969年春的“珍宝岛事件”,一时令北部边境形势陡然紧张起来。1969年11月下旬,破天荒的一年内的第二次征兵又开始了。体检依旧是在久隆镇医院,主检医生依旧是周院长,这一次,浦海既没有平脚底,也没有灰指甲,顺利通过体检。于是,1969年12月9日,成了浦海生命旅程中又一个难忘的日子——他终于拿到了《入伍通知书》。

执著坚守从军梦的浦海,历经4年5次体检,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!



南通蓝

吴有涛

## 难忘那年向建军节献礼

□王茂华

岁月  
流金

那是1973年3月,我们从新兵连训练结束后刚下到老兵连队,全团召开军事训练动员大会。政委苏福友作动员讲话:“当兵不习武,不算尽义务,武不练精,不算合格兵。今年,我们全团有300多名新战士,新战士在训练中要向老战士学习,要在刻苦练兵、努力提高军事技能上下功夫。我们要在新战士中开展以优异训练成绩向在军营第一个‘八一’建军节献礼的活动。”

全团军事训练动员大会结束后,迅速开展了大练兵活动,尤其是在新战士中掀起的练兵热潮特别高。我被分到二营部指挥排电话班当电话兵。当时,全团干部战士都知道,高射炮兵部队是一个专业技术兵种,其中,当电话兵是最苦的。苦就苦在收放电话线、攀高架电话线,天天要同电话线、线拐子、电线杆子打交道,不仅训练消耗体力大,而且衣服和鞋容易被磨坏。我是从农村入伍的,当兵之前,在农村什么脏活儿、累活儿都干过,我不怕苦,也不怕累。在班长的带领下,我在训练中向老战士学习,严格训练、严格要求,训练成绩不断提高。一个月后考核,我的训练成绩不仅超过了同年人伍的新战士,而且也赶上了大多数老战士。

在当年“五一”全团新老兵共同参加的专业训练比武竞赛中,电话兵专业设定1000米综合作业竞赛。条件是收放1000米电话线,通过一处公路攀登架设电话线,进行一处6米长地段埋设电话线,做6个固定动作,到终点架上随身背的5公斤重的电话单机,试通后为架通。动作准确无误达到26分钟之内为优秀成绩。我参加了这次竞赛,并准确无误地做完所有动作,时间为23分02秒,取得全团第一名。全团比武竞赛结束后,团参谋长王成厚在大会上宣布了“七一”参加全师专业兵比武竞赛的人员名单,我是电话兵专业唯一选手。

我不满足已取得的训练成绩,心想,一定要进一步刻苦训练,以更好的成绩向我在军营的第一个“八一”建军节献礼,为全团争光。

有一天,苏政委来到我们训练场,他对我说:“小王,做个1000米综合作业给我看看。”我说:“是!”当时正下着小雨,我准备好之后向苏政委报告,苏政委

用手表给我计时,我开始作业后,苏政委在我后面一直跟着看我的动作。后来,雨下大了,我和苏政委的衣服都被雨浇湿了,但我仍坚持将动作做完。苏政委看着手表对我说:“好! 21分10秒,你已经在全团竞赛中夺得第一了,希望你在全师竞赛中再夺第一,向建军节献礼!”苏政委冒雨亲自检查考核我的训练,并对我进行鼓励,不仅使我深受教育,而且促使我加倍努力、刻苦训练。为了提高奔跑速度,我缝制了布袋,装上沙子绑在腿上,又在线拐里绑上了5斤重的石头。晚上熄灯后,我偷偷爬起来,跑到训练场去练习攀登固定。脚背上的皮磨破了,袜子和血肉沾在了一起,我仍坚持苦练。

去师里参加比武竞赛的前一天,我取下沙袋和石头,班长给我计时,进行考核。由于腿上和线拐上减轻了重量,我顿觉身体轻飘飘的。整个动作完成时间20分30秒。

“八一”那天,非常炎热,我被分到最后一个赛组。当我走上赛场的时候,已近正午。火球似的太阳悬在头顶,烤得脸上火辣辣的,睁不开眼睛。竞赛开始后,我背起一部5公斤重的“0743型”电话单机、一把2.5公斤重的十字镐和两拐共14公斤重的中型被复线,开始了1000米综合作业比武竞赛的全套动作。通过竞赛,我的1000米综合作业成绩为动作准确无误,时间19分02秒,打破了我师历届电话兵竞赛纪录。

在师召开的表彰大会上,师长唐德诚在讲话中说:“四团二营营部新战士王茂华,拿出‘拼命三郎’的精神刻苦钻研军事技术。入伍仅半年时间,训练成绩就打破了我师历届电话兵专业竞赛的最高纪录。我们要提高军事技术,就得要有像他这样的拼命精神!”

入伍第一年,我立了三等功;入伍第二年年初,不仅入了党,还当上了班长;入伍第三年,由班长提升为排长;入伍第四年,由排长直接提升为连长。后来又历任副营长、营长、团参谋长、旅参谋长。从部队转业回南通之后,先后在市政府、市人大机关工作,现已退休12个年头了。回想起个人成长进步的历史,我深深体会到,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,干工作是要有一点标准的。

## 怀念副班长

□朱进清

玉兰  
一瓣

1986年1月,结束了紧张的45天新兵连训练,我跟7个老乡战友分到了部队教练营三连。

三连由有线排、无线排、工兵防化排、摩托班、炊事班组成。我所在的四班为无线排,装备是硅两瓦电台,专业密语收发。班长浙江诸暨人,副班长王家勇来自淮安。王家勇个头不高,胖胖的身材,平常跟我们嘻嘻哈哈,打得火热。

因为副班长矮而胖,班上老乡战友用南通话给他起了个雅号——兔儿墩子。听得懂南通话的副班长却不以为意,仍然没有对送他雅号的这个战友另眼看待。

连队员来自五湖四海。外地兵能听得懂纯正南通话的几乎没有,而副班长却是个例外。虽然不会说南通话,但是,几乎都能听得懂。

刚下连队,班长听不懂叽里呱啦的南通话,时常被弄得一头雾水,遂规定一律不准说南通话。否则,罚做20个俯卧撑。起初,这个规定在短时间里奏效。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老乡战友们早把规定抛至脑后,南通话还是大行其道。班长无奈。这时,副班长有了用武之地,他成了班长的南通话翻译。这下,只要副班长在现场,战友间说话或聊天时就格外地小心。

训练之余,整地种菜是一项任务。我们四班共有两块菜地。一块菜地紧邻连队营房,挑粪水下田方便。另一块菜地远离营房一公里,粪水要从很远的地方挑。

副班长力大,他总是照顾体力小的,挑粪水的活儿抢着干。把重担留给自己,把轻松留给别人。

2020年8月1日,我因私事去了趟南京,产生了顺便到位于江北浦口区花旗营的老部队看一看的冲动。

之前,我通过战友群加了在南京成家立业的炊事班班长、淮安籍战友桑六清的微信。他说,老部队离他居住地很近,嘱我到了老部队,一定要去他那儿看看。

那天,获知我要到桑班长那儿去,同在南京成家立业的淮安籍战友董兆余、房德斌也闻讯赶来了。三个战友很是热情,不仅提前定好了晚上用餐的饭店,连宾馆房间也订好了。

30多年,在时间的长河里很短,但在我和战友的生命里却很长。这次我与三个战友相聚,是退役30多年的首次。

席间,大家一边小酌,一边忆部队生活,聊各自工作和家庭,有说不完的话。

酒过三巡,我问桑班长,知不知道我们副班长现在啥情况? 顿时,声音洪亮的桑班长压低声调:“王家勇是城镇兵,退役后分配到了邮政系统,已经走了10多年了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,我一脸的茫然。包厢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。

原来,副班长好“两口”,一个“手榴弹”不成问题。是喝酒把身体喝坏了。这也给我们一个忠告:酒,适量怡情,超量伤肝。

副班长,你走得怎么这么早? 虽然我在四班当兵的时间不长,半年后到了连部当通信员,再后来到了营部当文书兼军械员,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你。因为三连跟营部紧靠着,四班的东墙角又与营部的西墙角毗邻。不管何时,你刻在我脑子里永远是为人随和、憨态可爱、宛如长兄的形象。

匆匆几十年。现如今,当我打开相册,翻看四班荣立三等功时的全体合影时,往事犹在眼前。

照片中,你站在最右边,我依次挨着你。照片中,你的容貌是那么慈祥。在我心里,你永远是我最敬仰的人! 永远没有走!